

《成唯識論》「唯識中道」之研究

釋法緣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博士

茲因《成唯識論述記》的序文中指出「本頌成『中道』之義著」，表示「唯識中道」已在《述記》中預備了輪廓與肯定，指出佛家深邃的「非有非空，息詮辨於言諦之外，不生不滅，絕名相於常寂之津。」指非言語所能述的佛家真義，由「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的表述句型釋出「一切法非空非有中道之義」。《集成編》解釋〈序文〉時指出整個佛教是佛陀證理照宗、菩薩釋經揚化的歷史，佛陀所證理是「非有非無中道」，即是佛教的根本「宗旨」，菩薩釋經即是「恢張中道之教」，若無菩薩造論則「真如中道之教將墜于地」。據此簡截序文，顯示「唯識中道」在《成論》的重要性，是值得深入研究；加上《成論》中多述「中道」，因此論文研究成果最後總結出七項重點，由此研究結論肯認「唯識中道」在《成論》的核心意義與地位，乃至開發出奘系唯識佛學中的一個重要主題而增加其佛教學術研究意義。

(一)「四門出體」之義理內在詮釋方法與中道立場之提出

除了應用語言學、哲學、文獻學等方法外，以經典內在義理學法為本論的主要研究方法，玄奘更提出「四門出體」為此研究法的實質內涵。他強調「四門出體」是佛教義學的解釋規則，有攝相歸性、攝境從心、攝假隨實及性用別論，此四種揭櫫了性相、心境、假實等內在關係，這是漢地方法學上的創新，此四種先把握到相對的兩方進行論理，應用中道不廢兩方的詮釋模式，最後則視目的而抉擇乃至統攝整個結論，因此前三種著重於同一性的「不異」，後一種著重於差異性的「不一」。再者，「四門出體」建構出中道的詮釋立場，因此檢討

《成論》僅有「有為依唯識思想」的偏執，而回歸中道意向建立「有為依唯識思想」與「無為依唯識思想」的詮釋路線；且檢討現代佛教學術界認為奘系唯識思想僅有「性相永別」、「性相分徹」，而缺乏「性相融即」、「性相合一」，經過討論而主張奘系亦有「性相融即」與「性相永別」之中道詮釋立場。

(二)確認「中道」的定義與代表句型

「唯識中道」是指唯識佛學的「中道」，本文應用經論、疏著，而整理「中道」的定義是「實」義，是「正」義，與「離二邊」義；也提出了《大品經》等有「雙非或雙不或雙遮」句型，但無有明文是「中道」，若如是排除其具「中道」義是否恰當而提出討論。於是引用《大智度論》，以及吉藏、智者等意見，與應用「雙非或雙不」句型，而證明雖無明文「中道」，仍可視同於「中道」義；也據《中論》確認在四句型中第四句的「非一非異」或「不一不異」等離兩邊作為「中道」的代表句型，同時般若經典亦以雙遮兩邊透顯般若空慧；也引錄《大乘法苑義林章》表示「非一非異」、「不一不異」是「中道」句，更能確定奘系唯識佛學以「雙非或雙不」句型視同「中道」義。

(三)發揮「唯識無境」的中道詮釋與評論立場

「唯識無境」是《成論》的大標題，透過《述記》揭示「外境非有，空、識非無」謂為「非有非無中道」為宗旨；也透過《樞要》與《了義燈》示「中道」義，再以「五重唯識觀」論述其實踐「中道」而對心識的如實觀照。蓋因「非有非無中道」是《成論》的重要內容，也檢討佛教學術環境對此「唯識無境」的理解，深入對「境」的剖析而成「內境與外境」、「內

境的假實」、「影像相與遍計所執相」，以及對「唯識」的理解而檢討「識有與識無」、「唯識與他性空」、「『一切唯識』的不完全理解」、「識與我、法」、「心識與識體」、「識與勝義有」及「識轉變與二取」等單元，更有「識性、識相」相關的評論而分析「唯識性、相與中道」、「空與空性」、「真如與體性一多」及「心與心性本淨」等單元，而更能深刻中道詮釋立場的重要性，如是更能理解契系唯識佛學之宗旨--「唯識無境」，是說明自相唯識的心王、相應唯識的心所、所變唯識的色法、分位唯識的心不相應法及實性唯識的真如，而遮遣認外境為真實的「我法」之「遍計所執性」，如是不增益遍計所執法，亦不減損依他起、圓成實法，而說是「中道」的詮釋立場。

(四) 八識的論述詮釋與中道思維立場

八識是契系唯識所支持的標準數目，而聲稱「不增不減」，如此離開執實有九識的增執數，與執決定只有六識的減執數，如是消弭認識自體的數量多少之爭議，而判釋《楞伽經》的九識說是隨順著不同的義理分析結果，或是採「真俗合說」的詮釋脈絡，或是第八識採染淨別開的詮釋法。再者，面對八識體同體異之問題，尤其是執「八識體一說」之「諸識用別體同」，《成論》列為四個錯謬執見之一；本文依照《成論》所採取的「唯識中道」詮釋立場，以八識各自行相、所緣、所依及相應心所而離開八識同一體之邊執，亦以八識因果而離開八識完全離異的邊執；有關「一意識」說之爭議，更是處理「六識體一」的問題，而建議「中道」立場可避免落入體一的邊執，與去除落入體異的邊執。還有八識彼此間的內在關係是離異是同一的問題，更引入「唯識中道」，又且說明心王與心所的非一非異中道關係，如是也消解落入二邊的見執。

(五) 理、果唯識在唯識中道上的詮釋

「理唯識」是據《三十頌》論述「一切唯識」的基本唯識立場，而把十二緣支、二諦、三性三無性教理總攝在不離「識」的宗義下而定名。「果唯識」是指由「唯識觀行」所實踐的「轉依果」，即是佛位大解脫果與大菩提果。

「理唯識」的第一單元「十二緣支與

唯識中道」，《成論》主張「如是十二一重因果定顯輪轉及離斷常。」此十支因即破常執見邊，二支果即破斷執見邊，如是契系唯識繼承「緣起中道」立場。唯識學理更深入討論十二緣支的支數、次第，而消解了部派佛教對支數的廢立、增減問題，且確定十二支數是「不增不減」之中道立場；且提出「過去十因，現在二果；未來二果，現在十因」的二世一重因果論，此緣起論以「種子」與「現行」的運作關係來詮釋，指出唯識佛學所公佈的「種子生現行」是因緣正義，才是真正的「緣起中道」，如是解釋原始佛教的十二支緣起是一種「隨理轉門」的假施設方便說法。第二單元「四重二諦論與唯識中道」，《成論》應用二諦為詮釋框架，就「唯識無境」明示「境依內識而假立故唯世俗有，識是假境所依事故，亦勝義有。」其以二諦明內識體性非無，心外我法境體性非有，如是遠離外計離心之境實有增執邊，及遮遣邪見惡取空者撥識亦無之損減空執邊，即離有、空二邊，說唯識「中道」教。更據《瑜伽師地論》的「四俗一真」與《顯揚聖教論》的四俗諦理，且依有無、事理、淺深、詮旨四相對門深闡成四重二諦論，如是說明心與心所の同一或相異關係、八識自體の同一或相異關係、種子與所生果或與諸法之間の同一或相異關係等，而居於世間勝義層級，皆為非一非異的中道關係。因此《成論》中不能以唯識三性取代二諦論的重要地位。第三單元「唯識三性三無性與唯識中道」，三性三無性合論以三性遮損減執與三無性遮增益執，被立為「唯識中道」。據《成論》論述唯識三性，且參考《同學鈔》、《觀心夢覺鈔》與《大乘一切法相玄論》，而標出非一非異中道、一法中道、二重中道。為避免再度落入對唯識三性之執取，更施設出「三無性」。最後，《成論》提出「唯識三無性」是依「唯識三性」而建立的，等同於「般若中道」，且指出是佛陀採「隱密說」的方便開示。此三無性據《成論》所說的「相無性性」是指「體相」畢竟非有，是指法體上直立「無性」；「生無性性」是指依他無妄執自然性，假說「無性」；「勝義無性性」是指圓成實性遠離前「遍計所執我法性」，假說「無性」；如是三無性，前一性因「無

性」遮增益執，因「畢竟非有」遮損減執；後二性因「無性」遮增益執邊，因「非性全無」遮損減執邊，說為「中道」。

「果唯識」的第一單元「轉依行與唯識中道」，此「轉依」是顯勝說，特指證唯識真如，則是內證「離言中道」，此轉依能使宗教實踐力得以有效開展乃至佛果圓滿。討論「所轉依」，《成論》安立兩種依持——「持種依」的「阿賴耶識」與「迷悟依」的「真如」作為「轉依」的依持根基。兩種轉依是建立在清淨真如，與雜染阿賴耶識為所依，同時進行轉染成淨的轉依運作，如是建構在無為依與有為依兩個系統並進理論，遵循中道立場而展開，而離開偏失於一邊之不正義的弊失。第二單元「四種涅槃與唯識中道」，《成論》提出四涅槃的界定，更討論「自性涅槃是在纏真如，佛位為何還有自性涅槃」、「佛斷盡二障如何還有色身苦依的有餘依涅槃」、「二乘有無涅槃」、「所知障不招感生死，不障解脫，為何要斷除此障得無住涅槃」等問題，如是解答而應用「中道」的解讀立場，排除落入一邊的危險。第三單元「四智圓明與唯識中道」，《成論》解說《三十頌》的最末頌，是描述究竟無漏清淨界，包含清淨法界無為功德與四智圓明有為功德。此四智圓明是開發佛果無漏智為核心課題，此無漏智是二障的盡除，更是「轉識成智」的究竟成就，建立在離開「識」的分別作用，而強調「智」的功能增加，最後取「智」名而捨「識」名，而非無有識「體」之「智」名，故居於「智依識轉」與「捨識得智」而提出「八識與四智」之識智不一不異中道立場。第四單元「佛身佛土與唯識中道」，佛身佛土理論是佛果究竟無漏界的功德展現。佛果三身在《成論》總名為「法身」，總集清淨法界與四智圓明的佛大覺地圓滿功德。如是「法身」不離有為四智，亦不離無為真如，可說是中道不偏於一邊的理論。又討論《同學鈔》所提問的「自受用身遍不遍法界」，與「變化身」相關的「如來八相成道」、「變化身有心無心」、「佛身「常無常」、「自他二利」、「三身一異」、「三身形量大小」、「所化有情共不共」等相對兩邊的問題，回答時應用中道的思考路線，而避免落入偏於一邊的陷阱。在佛土理論上，《成論》據《佛

地經論》確定自性土、受用土及變化土。此中討論「佛變化土是淨是穢」、「極樂淨土是報土還是化土」、「彌陀淨土三界攝不攝」、「二乘未回心者可否生佛變化淨土」等相對兩邊的問題，若回答任何一邊都有理論上的不完整困境，因此也參考「中道」的思維立場加以抉擇。

(六) 發掘日本唯識佛學的文獻價值

《成論》是一部義理高深，總括經論精華，廣包實、權二教，通過玄奘糝譯編審十師梵本整理成一部獨立完整的唯識佛學標準範本；其糝譯風格「文約義豐」深具唯識奧義，因此窺基現場所筆錄成的《述記》作為補充釋義教材，但是研究者亦視《述記》深奧難懂難解，而出現了一系列非常可觀且珍貴的唯識註解文獻。本論又引用《大乘法苑義林章》作為義理的參考文獻，而發掘出日本對此論書提供一系列的註釋書。這亦可由現代佛教學術界對本論題的研究概況，說明佛教學界對「唯識中道」研究專題極少。然而，搜集資料時發現日本唯識傳統文獻，對「唯識中道」的討論非常豐富，也就是《大正藏》第 65 冊到第 71 冊中的唯識論著之價值性，對《成論》的釋義非常重要。但是，目前的 CBETA 電子佛典尚未有整理成檔，承辦與主辦單位尚未正視此一文獻在佛經解釋學上的重要性，希望本論研究成果可以增加日本傳統唯識論籍之文獻研究價值。

(七) 中國近代唯識佛學發展之檢討

《宗鏡錄》保留了大量的奘系唯識佛學思想資料，然而，《集成編》評論「《俗詮》、《證義》、《自考》、《心要》等疏抄中，雖有據慈恩者，而此等多據于《宗鏡》等所引，未曾見《樞要》、《述記》等全本，是故此等諸師雖有俊逸之才，而解釋此論一一牆面，皆不足取。」本文認為還有商酌討論的空間。另外，《中國唯識宗通史》認為永明雖融合唯識古、今學，但還是傾向於唯識古學。但由本論所提出的論據，不能說永明完全贊同真諦，或全偏向唯識古學，而尚待未來佛學研究者檢索《宗鏡錄》全文中有關真諦系與玄奘系唯識學說之總整理，再透過引用文獻上多寡作分析、比對等深入研究乃至成就專業論文，如是據此完整的研究來抉擇，方是最恰當

與圓滿的結論。

